

# 乾隆也有自己的“朋友圈” 还参照它来断案、治国



## 乾隆断案也要 参照“朋友圈”

所以乾隆皇帝直到七月底才能知道真相。但是最有趣的是，7月25日，他就此事下发上谕的前一天，山东巡抚富尼汉忽然发出一份奏折，报告此事。小编觉得这个时间点非常之微妙，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富尼汉已经收到京城的消息，这事要瞒不住了，于是赶紧补救自己隐瞒不报的罪过。

乾隆皇帝开始频繁地明发、暗发谕旨，就此事训斥各地官员们。不过最诡异的是，此时的案件已不知不觉从传谣案变成了，真的有人“试图行妖术”。

比如乾隆皇帝给河南巡抚阿思哈发谕旨，要求在河南做一次大规模缉捕排查。没几天，阿思哈还真抓到一个重大嫌疑分子：一个叫法印的和尚，挑着一个扁担上面挂着几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辫子。

但这和尚啥都不招。阿思哈向乾隆报告：“此等奸徒偷剪发辫，应有首谋使之。必须严加刑讯，方得根底。”只是“若急用刑夹，恐或致毙，反致无可根究。”乾隆在这里朱批道：“是”。

然后乾隆就发了一道紧急谕旨，告诉下面的督办官员，碰到这种情况不要只知道猛用刑，万一把人犯弄死了，还怎么继续查？但是也不得放松，继续抓紧搜捕妖党疑犯。

后来法印和尚还是啥都没招。于是阿思哈奏报：“该犯适患时气病症，兼有疮发，饮食亦减，难以审讯。”但乾隆已从自己的“朋友圈”里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所以，最后阿思哈只好小心报告：如让嫌犯病死在狱中，反而让民间出现更多谣言，所以“恭请王命，将该犯压赴市曹正法，悬首示众。”

从乾隆朝的朱批奏折，可以看出他一时怀疑属下巡抚总督怠惰，一时又怀疑他们急功近利坏了大事，一时又怀疑他们只是被下属蒙蔽，总之真是操碎了心。 ■综合壹读

作为一个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皇帝，乾隆不但给大江南北的无数小吃、风景“亲手”题字，还留下了无数民间传说和故事。

当然，真实的乾隆皇帝自然不可能随意出宫游玩，更不用说跑到江浙那么远，这完全不是他个人愿不愿意的问题，而是能不能：作为一个有着两亿人口庞大帝国的最高统治者，每天都有大量的政务需要他处理。

虽然乾隆皇帝因为工作太繁忙，很难亲自出去看看世界，但是就像小编每天都被自己朋友圈里各种晒旅游、晒美食的人虐得找不到北一样，乾隆皇帝的奏折其实就相当于他的朋友圈，帮他看世界。

## “朋友圈”其实就是奏折

明朝有所谓的“公题私奏”的制度，就是说大臣如果有公事就用“题本”上奏，如果是私事就要用“奏本”。

虽然意思是奏本加折子，看似都和私事有关，但实际上奏折内容有公事、有私事，还有八卦，可以说无所不包，也就相当于现在的“朋友圈”。比如雍正皇帝曾经让某些官员打听其他官员的八字，

看他们是否可以适合任命，结果发现其中一个叫袁继荫的候补官员，一看就命数不久，不能委以重任。

自康熙皇帝开始使用这种公文，他看中的“私”其实是“私密”、“隐私”，是文件的机密性，而非内容是否关乎私事。

这么私密，当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给皇帝写了。康熙朝的时候，只有个别深受信任的

大臣有这种权利。

到雍正的时候，这个范围进一步扩大，等到了乾隆年间，所有的封疆大吏和一些地方重要官员都有这个“权利”。不，此时这已不是权利，而是义务了：乾隆皇帝要求所有这些人必须经常直接用奏折向自己汇报工作，借此了解各地民情政情。

光这么说，大家还是不明白，下面看小编举个例子。

## 谣言扩散到皇帝“朋友圈”

公元1768年，也就是乾隆三十三年二月，浙江德清县，一个叫沈士良的农夫，长期遭到两个侄子的虐待。他听说德清县正在整修坍塌的城门，于是找到参与工程的石匠吴东明，把一张写有自己侄子名字的纸交给他，拜托他把纸贴到打桩的桩头，就能咒死自己两个侄子。

那时人可不会像现在，把这种荒谬的事情不当回事。民

间信仰笃信类似这样的诅咒之术真的可以置人于死地。所以吴石匠吓坏了，生怕沾染上这种邪门事，就报了官。

不久后，杭州附近便流传有妖人不知不觉剪走人辫子，然后就可以用妖术控制或者杀死对方的流言。小编相信你会对这个故事特别熟悉，只要你被朋友圈里“伪装成抽油烟机清洗的面包车，趁你不注意就抓走你家小

孩”，或者“被人拍拍肩膀就迷迷糊糊跟人走了”这类谣言刷过屏。

这类恐慌不断扩散，关于妖人的花样也越来越多，很快就扩展到山东等更远的地方。

地方官员呢，一方面绝不相信这种无稽之谈，一方面又需要安抚当地民众。不过他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让上面知道自己的治理出乱子了。



关注三湘都市报微信看E报。